

T 1681/2402(5)

勸

善

書

十一

十二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嘉言
圖書館藏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為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善者曰禍而為福。○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為

善最樂。○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積土

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聲

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

耶。安有不聞者乎。○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慶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體道合德。享鬼

神之福祐。○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

○有陰德者。其後必大。○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必昌。○積金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於心。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於萬世之中。

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釋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震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惻。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立德闡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善目。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随心滅。

道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筭。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既備。白日登宸。○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不負好心人。○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世積善。長行陰騭者。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超福境。○陰功可延其壽。吉人依舊無凶。○若止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隨時應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虞。○以慈悲為本。觀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善濟物而不以為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儲勳夙世。累行昨生。故得玉府登庸。瓊宮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登科。須憑陰德。○有陰德者。往補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人能刻意為善。靜與道合。動與福會。○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

感應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慶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漢王忱。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鬻金。願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忱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牽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忱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忱曰。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忱。忱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時。後漢弘農楊寶。名士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臬所搏。墮地下。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虻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飴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寶。數日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臥。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鷓臬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寶感恩惠。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遂別。寶既孝聞天下。名位通顯。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楊

震葬。有大鳥隨之。時人以為貞孝所招。陳留蔡伯喈獨立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為縉紳所神。公特造問命。相工曰。即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即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緹褶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曰。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曰。以前事告之。相者曰。是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宋成都運使李之純。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以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替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

宋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竭家資煮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公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宋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券成。張忽泣然。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尔。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妾借職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

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辯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人咸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薨。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彥繼登相位。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在徽宗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哉。

宋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

世號為馮三元。

宋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咥拊。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與嫗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後鍾離氏有仕籍于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宋曾魯公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戚然動心。免若於難。旁舍生顧視左右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行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顯時。嘗夢人謂公有陰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宋馬洵。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洵洵。明年果生一子。曰以洵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

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屈指果中三魁。

宋張忠定公詠。號垂崖。任成都時。嘗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且揖張坐承事之下。顧語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翌旦即遣人詣西門外。請黃承事者。戒令以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黃云。無他長。唯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宋陳元植者。粗有家道。而好行陰隲。至於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壽。汝唯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然袖中有一物投地。化為着緋衣人。長三尺許。拱立於元植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僅百歲。須歸常理。辭爾去焉。瞥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令選地樹墓。逾月無疾而終。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脩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孥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溥詰其情。以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所潛隱。某代為名家。世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乃

沒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孫既歸。是夜元溥夢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孫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孫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許延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孫。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饗。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曰。嗚呼。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能甚信。後二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元溥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元溥曰。無他。止將婢作親女嫁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德也。元溥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

宋傅敞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經步塔院。見僧

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為誰。僧云。頃者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于此。敞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敞復抵僧舍。遂傾其貲。遷葬於官地上。乃脩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敞赴轉運司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敞寤而精思。屬藁。洎應敵。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庵居郊野。無復進取之意。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雨夜穴壁。良苦。度汝心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為盜者。某營卒也。因博輸懼。軍令不敢歸。乃來相擾爾。尉曰。吾有絹二疋。因取贈之。盜拜謝而去。詰旦。又詣其營。為請於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盜也。次舉。知友勉令就試。猶豫間。卒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見惠。自誓死生必立効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赴舉。故來。遂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

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陞試。卒又見形。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忽忽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遞相反接。畢而部衆始至。盜驚曰。向見馬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

宋剡縣陳發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二子患之。曰。塚何知。徒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二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饗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醫藥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久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從是禱酌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

唐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早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之報。

宋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携至成都。求一妾歸。冀得子為身後計。邦美父至成都。訪牙僧。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能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當妾欲辦裝耳。邦美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葦廩。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湔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石犀五。以厭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號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

山中遇一羽人。謂公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仙。蜀人世祠之。

宋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德。一日見鸞母為猫所食。有未出巢鸞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年春三鸞復來。飛繞其屋不已。母曰。尔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鸞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鸞飛鳴於墓。以翫鑽入墓土中皆死。

魯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顛曰。必嫁是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顛見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究輕舉之道。嘗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日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北牖下。而屍骸弱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

酬謝。乃詢于緇屬。果然。劉君即解所着之衣。覆其骸。具栢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卵。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肄文章。回策名科第。歷任史館。

宋武弁有段遘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髑髏數片。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蹤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鄉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有大伏藏。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獲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壽祿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尔。及之任。買一婢子。曰。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豈可使為婢。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厚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前相給之甚。筭子福壽俱盡。今乃

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偶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歷官數任而終。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眾皆服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其至。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将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呂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吾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日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從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泰自是愈脩陰德。壽九十而終。子展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一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隄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及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徑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顧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擬剔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捐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大富。

宋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坦于館舍。及赴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指錢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廡。是歲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思短索窘迫無計。髣髴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著略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出勾龍渙手。獨不稍記梗槩。以荅交游間訊者乎。庚曰。與勾龍渙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坦之德。亟往見謝。坦駭曰。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坦恠歎其異。曰。是亡他。乃君家累世陰騭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宋醫者周添佑。河北人。世以醫膏藥為業。人有所請。無貧富用藥無二。一日暴卒。經宿乃蘇。仍跛其足。人恠而問之。添佑曰。始死。追詣州北崔府君廟中。府君曰。令取鏡照之。乃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德。周亦不論此。旨府君曰。

追爾來無他。上天遣二童子來。知爾善誦。願長官詩。爾可誦末篇。誦畢。童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祿簿閱之。曰。爾尚有十五年祿。故未可死。脚已損不可行。府君命木匠取廳前樹枝。使禪之。遂得歸。果十五年卒。

宋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嶠。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蓋舡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顧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投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宋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翁肅容坐定。問。雪交下。僮

子掃於庭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詩為禮復私
訝前一夕夢掃雲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
之宿子充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
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
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宮見一判官拷掠
一捻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
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既
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見子充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
克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
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答如初子克起相者亦起
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
至親亦不以告也

漢陳疇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
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今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
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宋王丞相曾初任滿入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若有大
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賣與遠方客
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曰謂
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官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
日取至期不來其母遂訪公之所館而公已行矣其後公大貴位至兩府
子孫皆極榮盛陰德之報信有徵也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婢子堂中執箕而泣詰其故乃云憶舊事
不覺淚垂曰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番易湖為劫賊所害獨
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
契今此妮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承擇良配嫁之公有女許鄰邑知縣
之子消日畢禮遽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
收拾餘俸以辦奩具與女子同時出嫁隣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
冠請將令女奩具中分之嫁吾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

燭下視事。忽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驚問之。云前任知縣。在鴻漸。頃遭劫賊。留一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隨逐。今蒙矜憐。特為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訖。遂不見。後果如所言。

宋闕之富人。苦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妊者。有武官自廣東携孀家至福唐。貧甚。不能去。妻且死。失措。但號慟。有女將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久停。漸致敗壞。柰何。父曰。汝將何如。曰。以我貨之。得錢必多。葬母之餘。父以為行道費。立券期以三年。父待闕至。我已限滿。可同往也。父曰。我非不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女。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舍此無策。盍早為之。父黽勉從之。試問之。邱翁曰。此有某人無子。數令我尋訪。溫良賢。泚之女。今往言。即諧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葬其妻。畢。徬徨未忍舍去。女既歸。富人富人大喜。入其房。不敢作憂戚色。乃強笑語。應對詳雅。富人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驚。皆失其常度。躊躇良久。乃告其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懼。翌日見女。以素帛總髮。問之。則云貧故也。

使易之女。又僂俛為易。終不言其喪母也。富人即呼邱翁究之。翁具告焉。富人曰。吾固疑之矣。即日昇還。其父驚。以謂背券約。而取金焉。須臾富人亦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今以女還父。且再遺二百錢。云。他日仕宦來此。幸相覓也。於是父子拜謝之。富人歸。夜夢人若相賀者。曰。汝不當有子。以近日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焉。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唐城東。福唐人謂手為爪。謂拳孥為蟠。富人一手拳孥。鄉人呼之為王蟠爪。

晉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岍。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岍。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岍。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

漢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謂曰。我家

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鍾後生。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反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隣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皓皆王於吳。

魏任城王章。好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葬之。及王薨。喪出葬。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之懷感焉。

宋許教授知可。山陵人。嘗獲鄉薦。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其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臧舟平望。復夢前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悟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曰上名。不祿。遂陞第。

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

晉許遜。未為旌陽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洎遜莅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黃金。令人潛瘞於縣之後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圃。民鑿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窳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戶口增衍。人物富庶焉。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拔宅上升。

唐李珣。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人與之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珣出相。制江南。而珣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入洞府中。

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視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珏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看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虔拜以問。寬所脩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脩。遂具販雜以對。珏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

輩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屍已解矣。漢周義山字季道。汝陰人也。丞相勃之後。父秘陳留刺史。義山年十六。讀書外。常以平旦日出時。東向嗽咽。服氣百數。經年。父問之。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服之。是歲陳留荒。多飢民。義山傾家財以濟之。有黃泰者。元鳳中寓陳留。着敗衣。賣芒履。義山見之。曰。聞仙經云。仙人目光。密竒之。使人買芒履。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泰後詣義山。義山延之靜室。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感於我。是以相詣。吾中嶽仙人蘇子玄也。義山再拜。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顏。乃請乞竒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山為紫陽真人。白曰。昇天。

漢劉翊字子翔。一云子相。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之絕。資長者數百人。

鄉族死亡。則為殯殮。鯨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而京舉。爾時道
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
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
棺。脫衣歛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一日
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
用情。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隨我去不。翊於是扣頭
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栢山中。授以隱
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右理中監。

晉殷文祥。一名道笮。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荆
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
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
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寺北崖。遂
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周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能消災除病。以藥救濟百姓。服者立愈。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義。義一日與
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
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義否。義愕然。答
曰。是也。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多有陰隲。老君
今遣仙官相迎。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
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
義。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
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義家子弟。遂數百人求
之。不知義之蹤跡。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
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祖相傳。有祖仙去。竇太后疾。嘗遣
使請義。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五代居士郭智。汾州平遙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閭
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犢之感。居士處之自若也。其
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將自此始。以金文一

帙何發而視之。惟焦僥兩子御史巖叟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究其旨。會宋興。太祖太宗削平僭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固。最後歸化。遂遷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窶者款門。其容甚瘁。已乃箕踞而坐。曰與吾取水。居士呼從者進之。窶者怒而起曰。飲長者水而不能親授。乃使從者進之乎。遂不顧而去。明日復來索水。居士蹶然親起而進之。窶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勤不少怠也。窶者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瓢遺之。曰。用此藥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襲為謝。明年復具冬夏時服。他歲亦如之。數稔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別。曰。今朝廷詔還。得奉先人丘壠。固厚矣。然不能從先生方外遊。斯為不足。窶者歎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遙之初夕。夜未央。忽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抵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疑之。倉皇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須臾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極間。大約數斗。目圓而碧。光彩射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

無恐也。吾即河南之窶人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夢乎。即河南相會之言也。向所遺書切宜寶之。言訖。忽不見。光亦漸斂。居士曰。悟昔八字云。焦僥者。小人也。小人。尔字。兩子者。二人也。二人。夫字。御史。直人也。直人。值字。巖叟者。山人也。山人。仙字。居士自是方神其術。後有目疾者。無問遠近。咸被其賜焉。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競。今日者筮之。遇坤之謙。日者喜曰。是殊遇之卦也。夫坤順也。衆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六爻無犯而三為陽。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久將蕃盛。上下協睦。六世同爨乎。及三世將真仙。三者八之牡也。逮八世亦然。君其齒之。至居士果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從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爨而食。竟如日者語。初居士與友異使君樂郊居。遂卜居於平遙之東。人景慕之。相繼而居者百有餘家。遂成里第。人曰。號其居曰冀郭。

晉沙門安慧。少無怙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市寺。手自

細書黃縑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餘本以一
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江。賞經自隨。後為火所延。倉
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

五季時。鄭屯田建中。居安陸。賞錫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
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蠲
舍繕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獮。皇祐元
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敷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昔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人善知兵法。恒為寇盜。欲殺諸人。謀取其
寶。還閩浮提。爾時有人名曰大悲。眾中導師。夜夢神報。此有惡人。起不善
心。殺五百衆。取其財寶。此五百人。皆不退轉菩薩。惡人殺者。墮入地獄。汝
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彼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爾時
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惡人者。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我若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墮惡道。大悲思惟
我今當自殺之。雖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須忍之。爾時大悲生哀
愍心。作是方便。吾護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積矛刺殺。令諸商人安穩
得還。善男子。導師則我是。五百賈人。則賢劫中五百菩薩。當此劫中得證
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
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雋
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霽戶。黃雲迷野。居處地
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
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避衆子。自笑且樂。身軀光射。居民祈
禱者。則余嗤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享之而有應。謫
之而有祠。我為人而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
漕。自恠而不甚信。為吉兆。後三農憊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
曰。寐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河。驚魂尤恐。

丑怪不能。忽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心判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吏曰。奉帝命。徙子。余曰。家人何如。吏曰。先到詔所。余惶懼未決。吏揖請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閤。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劔嶺而撐參。宮星也。若鳳凰之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代。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題化。余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在其間。

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華云息慈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擁土決

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恠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回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脩。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邈。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人所傷。賴脫

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百心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癩。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及見左右皆閹人。宮妓呼袷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以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

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情。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疣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冷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疢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知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隣曰。非君則不聞。是言矣。蓋其文學也。穎。其道術也。不

可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辭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屍解矣。

唐呂志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好脩陰德。專以藥石濟人。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常荷二大瓢。經籙道具。皆貯之後。居商山石室。甚隘。一夕致醮。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有神人授以金簡。曰。上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特召爾掌仙籍。其夕屍解。

蜀巫山道人黃萬護。為好濟人。勤慤不倦。遂感神人。授以道術。所濟無筭。蜀主王建嘗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莫知所之。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質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彊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既擢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

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帝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帝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絲。又遣中使二人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不得接近。每夜聞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至二月二十五日。正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晉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嘗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冲天。脩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晉周暢。性仁惠。和藹。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糞。拈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漢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困窮。救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年。熙得詣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臺。為易遷宮夫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野山澤以自足。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唐譚峭。岩茅山道士。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湫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途。以賑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恠。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話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以事之。授以丹訣符術。而不能其妙。但陸擒兇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不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

昔王老坊州直隸人。居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其妻亦不倦。一旦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

甚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肌若凝脂。王老盥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世。吾故言之。徐看所釀之酒。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欲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居舍草樹。全家人物。鷄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貓鼠棄而不去。風定。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晉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貧窮困苦者。必濟之。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專以救民疾苦為事。聞許真君在旌陽。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以濟生靈。始終不怠。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

與曾興國同驂龍車。白日仙去。宅號宣昭府。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

晉時荷字道陽。少脩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因

能却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

迹。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

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

棲真君侍側。功成行著。以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導從昇天。

晉沛郡施岑。字太玉。祖朔。事吳。曰徒居九江赤烏縣。岑狀貌雄傑。勇健多

力。弓劍絕倫。尤善治療之術。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

社三百餘人來助力。大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泊武

常。執劍侍左右。真君念太玉陰德甚厚。所秘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

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

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

晉主遙字伯遠。鄱陽人也。好行陰德。遇異人授以道術。頗行治病。病無不

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帔敷地座。不飲

不食。須臾病愈。即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呼召之。皆見其物

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迺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

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嘗一夜大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

杖擔此篋。將出行。雨不沾。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

導前。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

擔篋發之。中有古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

良久。遙辭去。取三簧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遙。語遙曰。卿當

早來。何為久住俗間。遙答云。我早晚來也。遙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遙夜然

燈火。莊嚴。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之。此夜皆取着之。

自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

少。蓋已為地仙矣。

宋梁母。時胎人。好以陰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來宿者。任還錢多少。所

得施諸貧寒。嘗有少年住經月。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徽四年。馬耳

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域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呼云徐道士。前去車三步

許止。又見二童子着皂衣絳裏。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梁母。今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蓬萊。我心憂勞。汝為我謝東方士女也。言訖。遂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士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巡平門外有莊。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惟好施惠。務行陰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曰。是往來宿於裴子舍。數年。裴無倦色。嘗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今為君致少財。以備數年之用。裴謝之。老父遂命炭數斤。坎地為壇。煽之。命取小甕。瓦如手指。大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變為金矣。約十餘斤。遺於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蓄矣。吾去後。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曰。問其居。云。復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貨其金積糧。明年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西巖下。有大磐石。左倚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石開。乃一洞門。內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

入。初猶暗黑。漸即明朗。見城郭人物。內有宮室堂殿。道士玉童仙女無數。相迎歌樂。諸道士或琴瑟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留住一宿。設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當相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之亂。裴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皆壽考。

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脩行之事。忽於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德甚厚。天籙仙骨。流浪塵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乃一一指摘次第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端。於襄州隴江一小山。化鸞鶴數千飛翔其中。結紫雲帳幄。天神侍衛。連月不散。節使于頔音迪疑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帷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少頃白雲遂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感波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

曰。我劉白雲也。元和年中。桂州觀察使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辰發靈川驛。午在湘潭縣。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旬日王遜除洪州。白雲亦來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人。曰。爾周游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今授於爾。可選名嶽服之。以登雲天。軋符中。猶在長安賣藥。人識之。蓋不可親矣。

隋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少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橋修渡。以利涉往來。雖聲其貴。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貧無自苦也。靈護曰。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壽。吾安得而不為之。因過岳麓。夜遇鄧真人。語之曰。子多積陰功。吾傳子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泝瀟湘。禮法主。行法驅邪。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脩造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為法主。皆傾心事之。五年建尋真閣。六年壬辰。桂州鑄銅鍾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

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是夕遂尸解。

梁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秉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利濟甚衆。又學子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千韶曰。君陰德甚厚。道備仙籍。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神人降。俄有真官降。部從鬼神。執簿一卷。謂千韶曰。天命授君神將吏兵。以救世民。千韶開簿。請召即應。作法救旱潦。以符救病。咸通十一年。遊濠州。刺史劉昉中風。千韶以三符貼於肩脇。曰。驅風從足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仙。

晉趙尊師者。遂州人。誓以濟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曰。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百里。絕無妖怖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為精恠所惑。每臨夜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言笑。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其符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墮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鼈。死在地。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朱書大符。却歸在按矣。後竟仙去。

漢周爰友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萬餘。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暢有陰行。命爰友從南宮受化。得道成仙。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好行陰德。常持一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濟人貧乏。如此經歲餘。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藏府。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內輔之。藏府雖有疾。不難療也。外之邪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像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以至於良醫無措。名藥不效。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悲夫。士君子記之。忽

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九藥吞之。謂人曰。老夫功已滿。今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

宋段瓌。幼質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擄。瓌挺身持金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瓌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饑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欬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

宋樞密使盛文肅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肢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退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諭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德甚厚。今世未盡。食其報。遂歷告公。以將來所歷。而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退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

審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襪所苦。草草別去。感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屬語沈之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襪之說。及服除。徹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棍。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遺物。偶致於此。旦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一如主者所言。

宋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子。遂去市人畢瑀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月數未滿。令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

宋處州有老叟。住大溪傍。一夕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活我當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即引手撻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棹漁艇往拯救。

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兒童策掖以歸。寘於室。為然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乃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曰。適永嘉。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吾壘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歡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謝。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華云邊地也捕得一龍女。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

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事。答言。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質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着所向。到一池邊。

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答言。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前人繫我。汝能力救。彼

以受希薩法。華言華法也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小住

此中。我先入界政擋切浪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為何事。

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車所

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索閻浮提華云勝洲也。人間食。龍女搦搗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今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須閻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答言。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希薩法。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龍嬉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懽喜。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宋時有日者。苦貧窮。問計於得道者。答曰。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陰德。故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宋王和叔。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生於彼處受福。

宋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遂得九十二。五世昌盛。

宋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授。以文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憊。投宿于仲淳。仲淳詢其來。但畧言其名氏鄉里。遂不能語而斃。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捐貲經營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財。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官族。

昔山南道中有二道者。一人負畚鍤修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替之負。三二十里。人與之錢。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邛笮一人善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或歌或舞。在闌闌中。數日上州南白鶴山上。人隨看之。舉身凌空。旋有雲霧生足。吹笛撫掌冉冉而去。

宋時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寢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捐財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後知魏州。歲蝗災。民歎道不候報。出官廩米振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歷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延也。

嘉言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無從匪彝。無即悖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其為政也善。回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愛民者必有天報。○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白慎勤。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待同僚如家人。視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不刑不罰。感德從化。○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出一嘉言則士民悅。

服。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怨已育物。危命濟衆。○視民如子。民奉猶父。○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惟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之教。省刑而慎獄。

○盡力救民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去心志。省刑罰。反清淨。物將自正。○善為政者積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聖人回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政有得失。見於灾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吾道不窮。○正刑脩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法

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感應

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由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漢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知其

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邑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太守按行。見乃服之。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光武時。復徵拜議郎。遷廣漢太守。有政績。時陰氏賓客在郡。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光武嘉之。嘗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賀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哀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徵茂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年七十二卒。

漢楊統。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庭。時大旱。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即時降澍。後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

老年九十卒。子厚為循吏有名。

漢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二十餘補辰陽長。人皆安之。遷上蔡令。多政績。拜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言虎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間多蝗螟。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百姓頌之。

唐羅珣。會稽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珣下令止之。捐已俸給藥。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於庭。白雀數十巢於坐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尋遷京兆尹。轉太子賓客。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王之有天下。除虫蛇惡物之為民害者。今天子撫有四海。愛民如赤子。命刺史來守是邦。尔鱷魚乃據食民畜。豕以肥其身。與刺史爭為長雄。不可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不然。是冥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人感公之德。初潮人不知學。公興起學校。由是多士彬彬。政教大行。後召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卒。潮人思公之深。立廟歲時享之。

齊張華原。公直有信行。為兗州刺史。下車之初。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重罪者數十人。各給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駃。食猛獸。咸以為政化所感。卒于官。州人大小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隋辛公義。隴西狄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內。呼為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曰。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人服其明。後有爭訟者。鄉里父老相曉示曰。此蓋小事。何可煩勞使君。訟者多

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蔚就其所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然竹之音。仁壽元年。轉揚州道黜陟使。所至多有政績。

隋豆盧勣字定東。周武帝時。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涇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曰。號其泉為玉漿。

宋范大錄。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目近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為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者甚衆。後大錄追贈正議大夫。人之處心。可不為子孫計哉。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徵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

宋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賂。讞獄多所平反。後遇異人入山修道。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

宋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與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為一時聞人。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求珠自入。一夕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至。教化大行。一年後。去珠復還。漢劉昆。為江陵令。有德政。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大雨。反風。火遂息。後遷弘農太守。虎渡河北去。詔問之。昆曰。此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知卿

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遷擢。

漢劉文饒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一日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以投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侯主始學者。

宋仙井監蘭池鄉民鮮于述曰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青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三白衣者嘯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蝮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傅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馬吏引入殿下王者梳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述平生脩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遊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乃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

上王王書其後曰放還述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至宇赫然述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甦妻子正哭泣且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未嘗讀佛書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為夢潼潼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虞專意惠利及民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德政亦然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恕有德以致之也。

宋張逸字大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柏灘春夏暴漲多覆舟

逸禱于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以樞密學士。知益州。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元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為淮安按察府判官。不務苛刻。人頌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元田滋字榮甫。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或。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廟。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祝。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書。今歲於壁。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日出火中誓狀。皆驚愕。伏罪。張或得釋。十年改濟南路按察使。尋拜陝西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曰。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元卜天章字君章。洛陽人。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興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饒州路按察使。民飢。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竟發粟賑之。民賴以全活。火延燒饒之東門。天章具衣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地素無冰。天章至。始有冰。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元觀音奴。居新州。泰定四年進士。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銜冤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訴。立為剖決。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亮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都水監官。

元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按察使。平徭役。興教化。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禱城隍神。而使入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螟生。民皆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食。

之病者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行之蒼峪神祠，祝之。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欽恤庶獄，務在於寬。○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刑主殺德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和，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普斷諸暴虐，刑獄皆止，措悍獨悉安隱。○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應遣者遣，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議獄緩死，皆災肆赦，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

盡矣。

誅者不怨，罪之當也。○惟正身待物，不癡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垂念冤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感應

漢于公，東海郟人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侍其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恐我累及孝婦，柰何？若無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曰：「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赤地千里。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曰：「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大收。郡人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暉。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閭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勸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十。后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宋主縉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前。遙告縉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宋歐陽觀。廬陵人。文忠公脩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纔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旁。曰。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宋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捧不妄施。務從寬恕。一夕夢神語之曰。爾能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番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黃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薦

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湏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不渴。又易茶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眾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粹去。窻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湏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賚。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准賞格。當改在京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

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己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脩。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

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真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青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胯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

實保明。病已愈。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即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漢盛吉字君遲。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廷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宋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蒲江捕盜不得。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稹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晴霽。郡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漢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和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過客車騎。覺而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鞫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符。狀如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策。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自比干已下累世為名族。子孫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漢袁安為楚相。會其王坐事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宋崇寧間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公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曰。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公。并欲盡斬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公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蓋神以公平生正直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哉。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錄事參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一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刀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公曰。閱案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圓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大中大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宋紹興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朝廷降黃榜止約。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為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於是醵金囑案吏。止作回言。氣鬪殺亭戶八人。皆合償命。案成。知縣已簽訖。次呈縣丞。公乃詰案吏曰。黃榜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若作鬪殺結解。是本縣先自拒黃榜。解狀即不得書我名銜。案吏皇恐謝罪而去。有頃復到曰。今歸寅夜。通換案卷。依元情結解。乞賜息底。勿令知縣知。次日賫到。前後通易作拒捕結斷。止留知縣判。差某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亭戶八人到府。各杖八十放歸。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公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富盛過於昔時。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叅假。

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桉。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函行之。二倅起揖曰。公仁恕如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途。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登進士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顯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嘗守青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墮水皆死。後公登二府。子孫俱貴。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伯長因嚴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隣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廵院吏。趙氏曰。以慶屬焉。郭氏告其妻。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

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常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懼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何所赴。訐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解釋。嘗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寤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眾觀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曰。告其家屬曰。我始行至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備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其後族人曰。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曰。復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某。

享生三日。有一道者丐於慶之門。慶曰：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號為世族。

晉須縣令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縣令深矜孝節，未忍遽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公羽長跪曰：民姚牛之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曰：忽不見，令歎曰：吾平生未嘗欺心安行，凡人

有罪者，必原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翁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獵而還，愈加公恕。

嘉言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恭儉畏忌，必蒙祉福。○克儉節實，弘道之源。○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恭敬撝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費。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踈。○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救奢必以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唯儉可以助廉。○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恭儉福之興。○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成家之道，曰儉與勤。○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人常交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

可道盡○身被一縷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餐每念農夫之苦

○節身時食清淨自活○抱素儉約德逾高範○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
量○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簾衣惡食約身守節○蔬藿是甘
無求滋饌○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
於是生焉○量腹而食無所積藏度身而衣不求餘長○金玉不貴惟道
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夏天將作衫冬天
將作被冬夏迤互用長年只者是○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
由漸被他催斥○過費行廉耻以節之○節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節
致疾之因

道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見素抱朴
少私寡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
在於去驕○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
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取與有節出入有量○遠聲色薄滋味養形
之道也○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儉則廣損則大○福生於清儉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功約易成事省易
治求寡易贍○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知足者不以利自慮也○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不敢驕奢故能長
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恬愉退靜獨善守己○儉節則昌
淫佚則亡○澹然無極眾美從之○眾人重利廉士重名○官上清約則
人富官上奢縱則人貧○清貧常樂濁富多憂○過情閉欲以義自防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簾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
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有福莫享盡享盡身貧窮有
勢莫使盡使盡惡相逢○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圖爭似隨
緣節儉

感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自奉儉約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
之中流風波橫作一時同泛者率多漂溺惟有績舟安流無恙舟中一人
假寐之際如見神人往來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毋有恐怖舟中使君

持身清儉。不以一毫干擾於人。行通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來相報也。既覺言之。果獲安濟。

周。河內張奉。字公先。少時名激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棄俗入剡。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觀其自奉清儉。有仙資。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後脩煉得道。登東華宮。領九宮尚書。

漢。龍伯高名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從仙人刁道林。隱處方臺。師定錄君。得道成仙。

後魏。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志尚清儉。累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被緼袍。朝夕所食鹽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曰。尔父清儉。舉世寡儔。天帝特命賜粟千石。帛千匹。以旌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觀允所用。歎曰。古之清貧。豈有比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唐。杜黃裳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私。時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襪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初黃裳微時。窮約安於澹素。廉介屹然。嘗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裳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上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此。此人雅澹持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此知之。黃裳不荅而去。後十五年。果登相位。

唐。盧懷慎。清謹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宗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即以席蔽焉。蓋璟與從愿。皆懷慎所器重者。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蕭然無辦。曰。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蹇進而謙。

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家無留儲。唯蒼頭自嚙。以給喪事。上曰。校獵於城南。望墟落。問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曰。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曰。為罷獵。憫其貧。賈即以緇帛贈之。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道少好黃老術。每日食不過二食味。衣服不華飾。曰。病謂妻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殮服但取今者。慎勿改易。及導卒。男安護欲奉遺旨。妻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曰。別製四時服而殮。後一日。家人忽聞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一時驚懼。疑其反生。即啓棺。導已開目。遂扶起。臥於舊寢。曰。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曰。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曰。復殮我故衣。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若儼然。即葬。如目開。即重生也。如戒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遂生。謂男與妻曰。地府以我平生脩德。惟務儉約。無奢侈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壽二十五年。并加以官。導後果為建德令。壽筭如其言。

嘉言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仁者以財發身。○屏欲而出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清心寡欲。增厚福基。○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耻。○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知足則樂。務貪則憂。○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不貪人財。是故富樂。○知足之人。雖貧是富。○少欲之人。無求無欲。○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勿貪。貪。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斷絕貪欲。乃得滅苦。但當作福。以求道真。○離欲及貪愛。定成天人師。○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

是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積藏之累。○攝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利不苟貪。終禍少。事能常忍。得身安。○大盈若冲。其用不窮。○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貪鄙不生。忿爭乃息。○去其誘慕。除其嗜欲。○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知養生之和者。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耽玩靜真。淡泊守固。○去聲色。禁嗜欲。寧身軀。安形性。○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財不貪。無所害。酒不貪。無所觸。○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耐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感應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

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五十乃始仕州郡。後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合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尋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遺令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朝廷嘉其忠。賜葬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來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悲鳴。淚下霑地。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下詔令太守具中牢祠之。時人立石象鳥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孫世為顯宦。

宋呂蒙正字聖功。未第時。甚貧窶。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

為蒙正之祥。禮待甚厚。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怪。夜夢白衣老人指坐榻下。語蒙正曰。此有厚藏。君當取之。既覺。了不留意。一日鼠穿榻下地。榻沉陷焉。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覆之如故。不取之。亦不言也。後登第。累官至左補闕。知制誥。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蒙正曰。故時榻下有藏。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德蒙正。每旦於佛前焚香祝之。願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從簡。惟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知簡。皆為顯官。其家世世貴顯不絕。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于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曰雨墮陷。得錢盈舡。奴婢喜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後皆舉進士第。景讓官至太保。鄭不貪婪。而三子鼎貴。天報豈啻哉。

唐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授慈溪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乘問頌何以至此。此地獄耶。初頌雖死。意猶未悟。聞說地獄。心甚悽然。曰。哽咽悲涕。白乘云。毋若子幼。漂寄異域。柰何而死。乘曰。冥司善惡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清謹。不欺心貪財。當不至死。宜暫見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行。慎無自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問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儉約自守。未嘗非理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筭。可即還家。頌再拜辭去。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昧。何爾歸去。乘令原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來去送迎。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訓。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是愈加廉謹。歷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終。

唐衢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盛夏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在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旦。父子携於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

者反謂其不無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曰：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污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紫芝數莖。光彩燁燁。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

宋葉丞相夢鼎。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臥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插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直上雲霄。在空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宋楊中奉存。吉水澁塘人。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南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處處物色之。至息邨。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歸汝。商曰：如教。公詣府

悉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奄為己有。泯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捐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有彩雲天花之瑞。衆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應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宋劉留臺。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是以還之。人皆歎服其義。忽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平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某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苗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宋樂平東關民張五。即淳熙七年。有親戚從假質物。付以一金釵。過期不

反張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還家遣婢雲香持所欠。取之。既得釵。半途登
廁。慮其墜也。插于壁間。溷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手往來其
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已自
忿躁。更將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釵與之。將痛責我。循至死地。未
可知也。遂徑趨水濱。弓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釵。本喜為橫財。今
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雲香
服事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寬。不如分付與人作
一段好事。妻以為然。併與釵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邊民王二。其婦懷弓手
恩。恨不問其姓名。尚能略記其形狀。經四年。因往溪頭挈水。渡舡人已滿
載。中一人絕類弓手者。近而扣之信也。邀還家。其人辭以文書有限。若遲
一渡。便阻五里。不可相從。婦方懇請與俱行。船即離岸。婦及家。告其夫。方
相與啜茶間。忽聞渡所呼噪喧厲。出視之。船届中流。而覆溪漲正猛。不容
奔救。溺死者凡三十六人。惟弓手獨免。

宋南劍人林積者。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席間有物。逆其
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實以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云。潯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必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
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
趨上庠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以歸之。仲津遷大珠數十顆。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
後積登第。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簪纓不絕。
天之報施。信可徵也。

宋郡君李氏。有賢德。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
郡君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
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曰。憂
愁感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
下。願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
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
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尔歸矣。一吏

持大簿書至案。傭人曰：記得還李媪珠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傭人曰：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貪得之心。此可尚也。傭人即命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宋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曰：在鬧中。女奴力勸置門闌上。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闌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人號泣而來。公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去。公明日又見葫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其敢量也。來年果及第，後位極人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一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二

嘉言

○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

○好生者，生之徒也。○活數千命，利莫大焉。

○慈洽蒼生，拯救危苦。○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名為菩薩心。○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

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能救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見人窮急，度其死厄，見世明達，能制凶逆，年命長遠，世享無極。

感應

漢梁皇后少時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儻興此女乎？選入掖庭，後為皇太后，臨朝在位十九年，族皆榮貴。

漢鄧禹嘗曰。吾嘗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後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凡諸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女為桓帝皇后。信知活人必有厚報。

漢魏譚字少聞。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夷。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勅。獨放令主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者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去此。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我願就烹。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其夕譚夢天神告曰。因公好義。遂活此數十人。上帝命延汝壽二紀。後譚果以壽終。

唐劉翽。京兆萬年人。少警穎。及長。歷顯官。所得俸祿。悉以分遺宗親。家無留藏。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寇嘯聚。據雲安。公引兵破城。裨將欲屠城。公不許。但除首從。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民不敢犯。及解任。而所活者數千。公後與弟金吾將軍幽同入閩。金吾因

卜居崇安。五夫。號曰東族。而翽卜居建陽之麻沙。號曰西族。一日舟行至地名長平。見有赴水求死者。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錢六十貫。追迫日迫。無可還者。公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人得以活。後公以開國致仕。子孫繁衍。歲時致祭。祠下三四百人。登科歷仕數百人。孫領以直言諫君。謚忠簡。純以死節立廟。封忠烈。皆陰德之報也。金吾之後。有韜。以靖康死節。謚忠顯。屏山子翬。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師。謚文靖。寶學子羽。以保守川陝有功。卒謚忠定。樞密琪。謚忠肅。籍溪胡靖。肅公憲。嘗叙其譜。謂劉氏乃漢楚元王之裔。丞相梁文靖公克家亦叙其譜云。劉氏積陰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重疾。將死。忽夢入冥。見主吏曰。嘗活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令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自是疾漸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五代章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郇公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夫人密使

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眾入皆以為陰德之報。

宋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隲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之。才出門。即不及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戾止。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而病之服者無不效。

宋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

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

宋。駕部郎中李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善畫。因遺火得罪。當死。李君緩其獄。會赦得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其子以報。可元死。李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遂生男子。小名蜀孫。幼善畫。喜讀莊老。事親以孝謹。寫真絕妙。一時。東坡嘗贈古詩以序其事。

宋。臨海太守。見配瓊崖人。以三百人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守乃申奏朝廷。云。當來朝廷。所以不殺有罪之人。宥之遠方者。欲其生之也。今過三百人之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不若滿其數。俾先到者量移入內地。朝廷從之。太守素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俯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格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其故。乃云。天帝以我申奏。

朝廷放還推入海中之人。以小盤盛五小孩兒賜成。乃取之置於懷中。其
年妻與四妾皆有娠。既而各生一男。皆登第。以此見天道好生。故有此報。
若懷不義以陷人命。其損折子孫可知矣。

宋虞忠肅公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
而有子。既無以給粥藥。安得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公惻然憐
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盛賜生子。並
舉。丁口日增。先是公艱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此則不損
子之言報也。

宋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
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譖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
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
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瘡。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來往并鄴。常過
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嘗命酒并蒸狍。勅置豐前。遣令食之。豐聊無

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
撒床。見向者蒸狍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者。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
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
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
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
於大眾前。側手指霄。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
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舊日欺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
寺知是驚憚。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
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
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
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
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
見存。

昔有賈客。名為吉利。入海取大珠寶。安穩而出。凡有八十億摩尼珠。一一

皆直百億兩金。以多寶物與一乞人。不入其家。復還至海。採取珍寶。入海之後。倍得寶物。經八十歲。還到本國。欲入城時。見犯罪人。殺者執縛打惡聲鼓街巷。唱令將至殺處。加以刑戮。時應死者。逢見吉利。作是言。賈客主救我死罪。施我壽命。是大檀越。賢善好人。吉利聞已。與應死者。咄入。我今施汝無畏。救汝死罪。即至殺者所。人人皆與一摩尼珠。價直一億兩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邊。還爾時。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寶買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買。若必欲買。汝所有物。盡以與我。并自代死。乃可得脫。吉利歡喜。我得大利。得滿所願。能救此人。得稱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財物。及於大海所得珍寶。無量千億。金銀寶物。皆送與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盡獻在此。與殺者言。將吉利殺。即縛吉利。將至殺處。右手舉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恠恐怖。即以告王。自看。王聞此語。即自執刀。欲殺吉利。舉刀兩手落地。遂止不殺。金。宋顯超。博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穢迹持呪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雜奏。弟子

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衆聖如前迎接。即面西跏趺而化。晉許敬之。為旌陽令。郡中厲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敬之乃以所得神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民既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日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愈。故蜀民為之謠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後乃積功成道。

唐相國盧鈞。為尚書郎時。以疾出刺均州。到郡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忽一人。衣弊衣。踰垣而入。云。姓王。自山中來。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曰。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故相救耳。乃解丹一粒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三年解印還京。署監鐵判官。夏四月初。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

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也。以君為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自此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去萬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漠上。當有丹藥相授。勿愆期也。自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脩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脩煉。世限既畢。佇還蓬萊宮。忽不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盧公年九十。耳目聰鑒。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滿室矣。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縣覺其情。并其子申於朝。力為明辯。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必有福。知縣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昔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

之胄。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離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殆盡。敷明於地鏡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給窮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還。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大鳥。恒敷兩翼。以覆其屍。七百年中。屍形不灰。劫運既改。水捧其屍。漂於無涯。水過敷明屍。落具渭邪源。初默天鬱單之國。北龍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大行。熾燒屍形。屍於火中受鍊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龍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漢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乳乃自生。計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宋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夢青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嗟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王者。冕旒秉圭坐其中。威儀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保五掠二人。索財物。無則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寃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軍故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活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籠。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

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廳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且往觀之。至則觀所謂無憂閣者。眾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眾。皆鎖梏囚執。疋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眾。其相識者。託為囑子孫。巧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秘。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道守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焰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扳援而上。受剝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為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勅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

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今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

嘉言

無咎者善補過也。○改過不吝。○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過則勿憚改。○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矣。○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天所贊也。○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責躬脩德。所以除患而福至。○以咎而自警。故脩德而蒙祉。○以能補過。故得無咎。○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耻。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而後已。○逢災遇變。飭躬寅畏。應天以誠。終回咎譴。○除妖去孽。實在脩德。○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

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慙顏哽慟。銜悲自責。改往脩來。不敢復作。○知過能改。是謂智人。○過由我生。改不藉他。○能自改者。與無過同。○所生惡欲。今當悔過。發善提心。利益衆生。○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前路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義變即成菩薩。○改往脩來。滅惡興善。○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能自改悔。守身良貞。今世滅罪。後世得申。

道人改三過。可為一勤。○人豈無過。改必以誠。○知過必改。知善必為。○禁非止惡。守而不為。○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一念改脩。頓歸清淨。○思神存真。謝罪解過。上希神明感會之恩。○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感應

昔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支之子。以為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疎。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覲祝巫。訶月餘不已。梓潼帝君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別其枝葉。以異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莖。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梓潼帝君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畜者。留之。不可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為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賙人之窮。憫人

之孤。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授別業。使為大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唐勾龍義。閬州人也。長慶三年。於郫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徃省之。見寫金剛經。義無故毀斥而止絕之。言便啞。醫不能愈。頑置無識。亦竟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云。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隣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宋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釀酒。畋獵博塞。軋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指而咲。悔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偕

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挺大呼向前肆擊急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別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歸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叙所以無一辭異於是相帥往扣冰堂見兩像皆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宋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案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率梓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為謝罪主著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

宋京師人翟揖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揖曰子酷

嗜牛肉豈謂是歟揖竦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妻抱得遂生子為成人。

昔秦隴間有村民平生好食犬烹殺不知其數一日煮犬將熟見皮上隱隱若有文字疑其異呼家人共視之乃其父左臂上所刺者時父死十二年矣對之哀慟從此絕食焉。

宋慶州都監廳白直兵士得牛肝一片破之覺有物隱于刃下視之舍利滿中一一圓明如小石路公曹師是駐劄于括蒼親收得舍利數十枚自是兵士誓不復食牛肉。

宋盛肇凡有筵會必殺牛取肉巧作庖饌恣啖為樂一夕有扣門者盛肇自啓門出視見一蒼頭授以青簡展而視之乃大字書云六畜皆前業唯牛最苦辛但看橫死者盡是殺牛人讀之三過人與簡俱亡盛肇驚駭自是戒食牛肉。

宋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師稅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閉閤一日有人扣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

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姪娘。是夕生燾。登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青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吾為若言。少頃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二殿前。通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寤。汗流浹體。燾之神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自是遂不食犬肉。

昔澧陽州王千五。舉家好食犬肉。嘗買一犬。沿路牽之。不行。王千五怒而鞭楚之。犬忽作人言曰。吾尔父王千二。容緩行。毋更打我。王怒曰。尔畜生敢作人言。恣意鞭打。遂死於路。拖歸。烹宰脫毛。見犬背上隱隱有數字在焉。仔細辨認。乃其父生時墨刺記。本生年月日時。並無差錯。自是舉家戒食犬肉。

昔穎昌府吳儀曹。好食犬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良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恐報彰醜。吳後亦誓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奸細。道家以為地厭。世間珍

味無限。何苦而食之。

宋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水沈立主簿。赴同官宴集。及鷄臠至。不下筋。揖之再三。但拱手而已。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鬪鷄。一鷄既勝矣。復使再與他鷄鬪。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夕死。未幾。夢為二皂衣。追去。行無人之境。遇戴金冠七道人。皂衣捨度。拱立於側。執禮絕恭。度意其神也。趨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殘暴如是。今訴于陰司。決不可免。度懼甚。乞放還人世。當設醮六十分位。以謝過。仍資薦鷄。託生道人勅二吏釋之。遂寤。因循憚費。經歲未償。復夢二童來。搯迫趣急行。到官府。七金冠者列坐。責不如前所言。度俯伏請命。乞至本家增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俄頃得回。度不寐待旦。亟延道流。誠懇還賽。自是之後。不復敢食雞。舉家亦曰。斷此味。今十餘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作異夢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靈化。穆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宋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鷄蒜之屬。唯進獨喜食之。其父嘗戒

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復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應而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關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白。聶進也。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至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據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若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見孀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斗餘。移時漸甦。進病愈後。更不食其厭物。

宋婺州天慶觀道士徐澹然。字希孟。庸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因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書之。云適夢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喫葷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杯使飲。覺來即啞。凡數月。同輩共議為設醮祈謝。夢其母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衆止之。未幾。又夢一駛卒追縛到官府。遇有著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袍願駛卒曰。豈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與款語。且云。澹然坐茹葷罪。受罰啞一紀。今因赴逮。即能出聲。如本觀道流之愆過。固有甚於我者。何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簿。檢至徐名字。第一項書云。曾打母一拳。但年方五歲。未為罪。後一項云。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疫病。閱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邊。墜而寤。其嗜如初。又半歲。夢前者兩青童復來。引詣故處。唱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杯使飲。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台山。洗足墮溪。俄覺則已身乃臥。三清殿後淺水中。呼道童掖起。將入寮舍。猶未啓關。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編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昔天府吏魁沈判司。性慈善。事玄宗三世矣。一夕夢帝曰。汝有大厄。吾亦莫如之何。沈泣拜求哀不已。曰。汝家人拋棄玉穀。罪歸家長。雖有他善。不

能贖也。夢覺視之信然。後數日沈俾全家泛湖。淨淘溝中棄飯。細縷缸中棄炙。加樹芎為肉糜以待。而家人日盱候。沈不至。怒歸。餒甚。爭食之。斯頃而盡。又數日道所。以皆慚悔。而沈卒無恙。嗚呼。乞食得塊。猶拜手以謝天賜。况民以食為天。可棄乎。

宋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懺悔。我為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日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能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昏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宋福州安國寺方丈。育一猫十餘年。捕鼠甚捷。而不以魚肉向口。寺僕嘗誤翻泔水。一擔於地。不即掃滌。猫在傍意若孺惡。即不食。至于累日。饑困且死。長老忍人也。以為畜產異類。而敢妄作惡怒。而投諸井中。未幾長老

無疾奄化。未及龕歛。瞿然而起。嘆曰。我却到陰府。見此猫。乃是冥曹判官。望我入門。起身相揖。徑升殿。白玉曰。某昔在世時。蒙其撫養之恩。甚久。雖臨命一擲。不敢嘶怨。乞放之還生。以示報德。我已引立庭下。蓋聞其語。王從所請。故得反覓。然則吾有負於幽明多矣。自是不敢復害物命。

宋黃丞者。有艷妾。妻不容。付僧者。而轉其直。張尉得之一歲。而生男。張之兄戲曰。兒有名乎。曰未也。曰宜名黃兜。豈無黃家氣味耶。張之一家。由是惡其母子。居無幾。妻有孕。張逐妻棄子。佃僕憐而鞠之。明年生女。數年又生女。又數年。螟一子。又數年。以過逐之。二女多病。皆殘廢。而棄子獨無恙。妻死。張悔。復子。其子年已二十矣。父子之恩。復全。天理也。嗚呼。人可昧夫天理哉。

宋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修戒律。偶得一角皮。戲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漸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歛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齎而奔。每蒙皮而出。嘗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著於體。及

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亦亦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拏攫啗啗皆肅也。是後常與同類遊。屢復為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肅。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餒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踣。聲未絕。劃然皮落如脫衣狀。自顧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隣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曠脩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目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言為肅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間。即今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尔惡念為肅。善念為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善。則人不為肅。肅不為人矣。方今閩中大善知識。比肩亦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長老見之。以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唐開元初。尚書席豫以監察御史按覆河西時。因下食。求羊肝不得。持主吏。吏生取羊肝以進。豫見肝搖動不息。頓感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絹為羊禱佛。半日許。豫暴卒。隨吏見王。王問殺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獨能忍乎。豫云。初雖求肝。肝至見動。實不敢食。言訖。見一小佛從雲飛下。王起頂禮。佛言如豫所陳。王謂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尋放豫還。昔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踈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答笥之具。爵羅之屬。弋網宜單。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處變耶。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

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尔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尔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尔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頭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尔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苦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椀。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幸。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尔。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教命。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群羊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啞啞。笑而言曰。兒。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昔佛在舍衛華言國。時拘薩羅國波斯匿華言王。勅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衆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然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不習經義。律儀禪誦之道。然未得證果。不勤求證果。佛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恐。五盛陰身。輪迴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校計。內自怨責。解知萬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即於佛前悔過。自責成羅漢道。

國朝吳興何山耆舊僧擅權侮眾。素行不軌。尤嗜殺生。一日宰猪饌客。先以首入鍋煮之。自去候其生熟。忽見一人首。張目咬齒。頭髮蓬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僧見之怖惧戰慄。若無所容。及遣人覘之。猶猪頭也。其僧因此改行從善。

昔摩竭華言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彼樞強去中。大聲呼喚。獵師聞已。各奔馳自還。隨樞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乃到其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被瘡衆生。念知瘡癢。厭患遊獵。宿緣應度。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

昔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貪不信道德。佛愍其愚。現為沙門。詣門分衛。乞食時。夫不在。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食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頗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立住其前。戴眼抒氣。便現立死。身軀膨脹。鼻口虫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即化作琉璃小城。以

自圍遮其夫。不能得入。即問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能得入。手拳加之。尋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去弓刀。門何不開。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謂手中弓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自責。啓道人曰。我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慈。莫便見捨。今欲將來。勸令脩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自宜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琉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荷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心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

梁。香閣黎。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尔汚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鷺鴨。游泳交錯。

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德風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等營墓將殯。恠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昔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姝好。而生嬌慢。不事翁姑。夫婿給孤。念言。佛能化於一切。即詣具陳。欲屈一飯。而為玉耶說法。化令改過。佛既到家。大小皆來禮佛。惟玉耶不出。佛即變化其舍。牆壁皆如琉璃。內外相見。玉耶驚出。禮佛懺悔。佛告玉耶。女人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其婿。何者。端正除去。邪態八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惡事。一者初生。父母不喜。二者舉養。視無滋味。三者心常畏人。四者父母憂嫁。五者父母生離。六者畏夫喜怒。七者懷產甚難。八者少為父母檢錄。九者中為夫婿禁制。十者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玉耶白佛。稟受下賤。不知禮儀。願訓為婦之法。佛言。婦有五善三惡。何等五善。一者夜臥早起。心常恭順。執事先啓。所尊甘羨。不得先食。二者夫罵莫恨。三者不得邪非。四者願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何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美食先噉。早臥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

別嫁。佛又告玉耶。世間復有七輩婦。一如姊婦者。愛夫如弟。二如妹婦者。敬夫如兄。三如善知識婦者。訶夫之過。教夫之善。四如婦婦者。竭誠事夫。唯和為貴。五如婢婦者。務循婦道。不妬聲色。如事大家。六如怨家婦者。見夫不歡。常如寄客。七如奪命婦者。毒心相向。毒藥害之。佛言。為五善婦者。常有顯名。後得生天。為二惡婦者。常得惡名。後入三塗。玉耶流涕。白佛言。我愚癡。自今以後。改往修來。當如婢婦。奉事翁姑。夫婿盡壽不慢。受戒為優。婆夷佛言。善哉。人誰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以飯衆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信行之後。病時氣危。頃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浮屠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曰。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答曰。此賓頭盧也。賓頭盧尊者。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遙見。惠汪精舍。

前幡蓋甚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肉。

唐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拽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集衆。盡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衲。不言而去。昶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昔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衆人民。各携手啼哭。呼喚便作是說。於此園土。有大惡賊名鴛崛鬘。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以是故名曰鴛崛鬘。願王當降伏此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具陳前事。佛便往彼。時有衆人擔薪負草。及畊田

人有行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鴛崛鬘。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成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以指作華鬘。懼嫉世尊。遂更前進。時鴛崛鬘遙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念。今此沙門獨來無伴。我當殺之。即拔腰劍。往至佛所。世尊遙見。便復道還。鴛崛鬘走逐世尊。後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鴛崛鬘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盡其力勢。不能及。爾時鴛崛鬘遙語世尊言。住大沙門。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時鴛崛鬘便作是念。我行惡行。即捨腰劍。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受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猶如剃頭。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衛城。欲往殺彼賊。鴛崛鬘先遇世尊。具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鴛崛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王意云何。王報言。若見當問訊禮敬。無有害心。然彼兇惡。無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鴛崛鬘去佛不遠。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時佛舉手。示鴛崛鬘處。時波斯匿見鴛崛鬘已。便懷恐怖。衣毛皆

豎佛言勿怖。自到彼所。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鴛崛髮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鴛崛髮言。尊者鴛崛髮。今名何等。鴛崛髮答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蔓多耶。王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被飯食。病瘦醫藥。牀敷卧具。無所吝惜。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禮足。繞三匝已。詣世尊所。白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

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厨士曰。汝等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經十二年後。其王本身生兩翅。飛行噉人。已得四百九十九人。時有國王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去。還於山中。其數已滿。當發以祀天。噉人王曰。汝何不懼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何須愁耶。但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施。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還宮。即開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殷勤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見其來。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

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不退轉作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於是心開豁然。後受五戒。不復噉人。為清信士。因放四百四十九人。各還其國。

昔有一極貧人。善曉鳥語。為賈客賃擔。過水邊飯。鳥鳴。賈客怖。貧人反笑。到家賈客問言。我在彼飯時。聞鳥鳴。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鳥向語我。賈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殺之。出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殺也。答曰。我坐前世貧人財物。故貧為賃擔。若復殺人取物。後世受苦。何時當已。我今寧死。不為此事。

唐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受命。太上勅周下佐於國。而沉湎于酒。汨沒凡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幾於僵仆。聞袁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何相之有。周大驚。問讓制之術。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往。此災可除。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

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下牛坐樹下。語曰。太上命汝佐聖孫。何為昏沉於酒。五神已散。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慚然未曉。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闈。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簾前。有宣言責之。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司送於東廡之外。院中室宇宏麗。視其居則姓名存矣。啓鑰而入。爐火鼎器。床席宛如近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衣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其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先生酣酒流蕩。濁辱其身。我等久居此矣。但閉目將復神室也。周瞑目久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求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拜。位至台輔。勉自愛也。貞觀中。勅文武各貢理國之策。周代常何奏策。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輔佐太宗。一旦群仙降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

梁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也。自西蜀來。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嘿。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焉。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

集隱居庭中。隱居忻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嘿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脩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切著矣。所修本草。以虫虫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陶君果解形仙去。又為茅山上清第九代宗師也。

晉許敬之。諱遜。生而穎悟。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中之子。隨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得仙。

嘉言

○積而能散。無多藏厚亡之患。○欲不匱。則博施。○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

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與人交有美惡焉。施與報而已矣。與神交有禍福焉。感與應而已矣。施報感應。若形影聲響然。○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

釋夫人為道。務在博愛。哀憫施與。德莫大焉。○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布施得財富。○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觀人施道。助之歡喜。亦得福報。○未離欲心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天上。乃至廣果天。○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諸佛。二者父母。三者病人。○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輟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好喜施人。飲食者。所生之處。天厨自至。色力具足。聰慧辨才。壽命長遠。○若施法師。流通大乘。講宣如來秘密之藏。令使大眾開其心眼者。得無量報。○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見他脩施時。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相。其福家多。○布施脩淨戒。智慧捨慳貪。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所施福利成就。

福智得無生法忍。○給濟眾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賢者好布施。天人自扶將。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施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善人福家深重。○給濟貧乏。苦惱眾生。其福曠然。不生悔悵。

道施恩勿求報。與人勿追悔。○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吾利益厚。吾施益博。○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布施廉度。已不加貧。○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鑑。○含道抱德。推誠樂施。○濟人度物。所在通利。長生不死。永享貞吉。○其施厚者。其報美。○念道布施貧乏。生富貴。聰明身。○財者眾生性命。能捨命財。接濟孤貧。內息慳貪。外除剗奪。人天利潤。生死蒙恩。○一切布施。生歡喜心。福報無邊。○以吾道。施人功德最重。○見人窮乏。飢寒困急。損己布施。令人富貴。福報萬倍。○施惠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飼之。無所愛惜。世世飽滿。常在福地。○一切眾生。如我眷屬。飢寒念與衣食。疾病念與醫藥。冤讎念與解釋。當後來世。證真人行。○散財施惠。開出倉庫。賑恤貧窮。積功累德。升上仙堂。○施恩不望報。聖賢也。施恩望報者。小人也。○如無至誠心。施雖多。而獲報少。喜。

捨不望報。施雖少而獲報多。○損身施惠。後受大福。○施惠布德。念度衆生。死昇東華。受號飛天。

感應

唐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求漿。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其無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鑪中。及破鑪出像。姥所施錢。着佛胸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遂置錢不去。乃知至誠發心。必有感應。

宋奚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取腰間一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齎及覺。願齎杲落。

宋茶陵陳天福。歲凶。設廩平糶。貧不能奈。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貴糶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陳

云。道人要齋糧。當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上。金馬。陳後富有。起賑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名蘭孫。父子皆請鄉漕。蘭孫補入國學。皆登第。官至太常丞。人云平糶之報甚豐。而道人者其仙乎。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彌張八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率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於門。看糶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時黃溪馮公為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科。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宋吉州仙居道堂。嘉熙辛丑。堂隣有李老家。稍溫飽。道人來往。即供以好茶。深熟者。予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丰姿蒼古。來曰。今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老亟遣去。是夜兩道人夾之而睡。一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人如火。病者如坐甑。幾不能堪。道人曰。

且忍耐。凡若此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暢。索飲食如常。不十日歡悅殊異。道人囑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拜謝之。予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袁州仰山。時天色晚。李老與堂中道衆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宋南劍州沙縣祝染者。遇歲歉。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舉入學。李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為特科狀元。

宋福州張善元。大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群食其家。寶祐丁巳年間。張嘗於市見一道人。橫臥道傍。滿身汗穢。邀歸舍之。張以子繫官。急出試妻曰。道人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索銀子。妻恠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二十兩在你夫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已。妻以少釵插遺之。道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大恨。以為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誡左右曰。夫歸切勿言。恐其好善之怠也。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邸中大憂。

同邸一道人曰。我善乾汞為銀。須用銀一兩為母。及用汞一兩同煨之。則皆成銀矣。數雖多。一夕可成。張曰。雖然。將安所得。母與汞哉。道人曰。君勿憂。遂開篋取銀子及汞。和於鼎中煨之。但見青燄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燄息。道人以水投鼎中。曰。且視之。則皆銀矣。旦視之。果然。求道人不見。店翁曰。道人今早算結辭去矣。張大駭。取銀子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免其子罪。并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為也。

宋朝東京未亂時。遠郡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習之暇。常出獨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緣化。士人盡傾篋中錢與之。五六十日。率以為常。道人受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每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貧道欲說一事。幸毋泄。官人可急歸去。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越越。明日復坐茶肆。道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為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鬼。遂以布袖遮士人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無足。鬼形異象。變幻不一。士

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貧道無以為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所過鄉落。或有人群笑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笑。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從便棄之。言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群聚指笑。行甫兩日。有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兼程而進。又行兩日。而笑者漸少。及更三數日。則不復有笑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言。遂將此扇棄之田中而去。行將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元處拾取。則見所執之扇已化為髑髏矣。

宋太平州通判葉仁。字平甫。嘗為文鏤板。以為勸戒。云食饌不可廣。傳傳之浸遠。殺生益多。方書不可不傳。救人疾苦。陰德不少。又常集諸經。呪十餘本。印施於水陸會中。以為薦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遂再設冥陽之齋。往請經呪。且告夢。葉乃以其板施於僧坊。令遇水陸印施焉。

矣。懋英由此為善。益薦年六十八。一日沐浴更衣。語妻子曰：我今日為冥間所錄。為判官矣。翛然瞑目而逝。

宋洛陽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汚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其不逐去。笞女。女畧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曰：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之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為管營指揮使妻。後為吳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導。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宋金華范茂載。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謹。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銜。鉞行乞于岸。呼曰：泗洲有箇張和尚。緣化錢脩外羅城。張遂至舟。所僧於袖間。

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地。命之笑。則木叉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兜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誦吾藥否。以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少長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且奴者三人不去。但默念般若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探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綿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傷焉。賊驚異。釋杖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爾。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

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

宋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酒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塗。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由是知名。延之者眾。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陽者。積有日矣。

宋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遂問鋪家。答言：一官負携來。脩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藪。其子謁藪。言之。因問藪。何以為幽冥所重。藪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自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藪拍座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是。予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一杯水。皆利人一事也。但隨

其事而利之。尔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繫在淨土境。

宋安慶府劉懋英富商也。未生時。母夢神人告曰。爾某時生子。所惜壽不永。至期生懋英。術者推命言壽止三十二。懋英踈豪倜儻。輕財重義。年二十。即周遊湖海。懋英遷有無。日益充裕。嘉熙年間。准旱。粟直翔湧。懋英轉粟十數萬。止依糶。慶元直糶。富室遂皆平糶。二百里內。賴以不死。自是不復興販他物。適年必轉粟他方。歸糶於時。直量減二分。里之遠近。德之年三十二。溺水於峽。撈屍不獲。里人哀金建黃錄。薦拔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越十餘日。忽歸。言溺水後。到水府。見王者延坐。曰。公壽止今日。冥間以公有陰德。擬公為冥間判官。又以公有母在。議延公壽三紀。未委公意何如。懋英曰。願少延殘喘。以奉老母。王者曰。吾亦意公意如此。但今正當劫數。可就此少避。須臾設宴。仙樂清麗。品饌珍異。皆非人間所識。酒三行。有道士捧文書至。乃曰。里人所建黃錄。有玉旨趣歸懋英。辭。王留更飲酒。再行。王送出。遂甦。乃在龍帝廟。身未嘗濡。懋英在水府片時。頃人間已十數日。

至誠印施經卷。其功不細。

宋崔公度。自少好施食。每施食時。常以尊勝黃幡。徧插食上。率夜半為節。非有大故。未嘗廢。得館職後。嘗飲於親故家。至中夕方歸。道沿蔡河。有酒帘未收。馬過觸之。驚逸。崔墜地。不知人。似醉夢中。見一婦人至。曰。此崔學士也。急解帕巾。覆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有難。不可不救。俄有十餘人。應聲而至。皆婦人也。與之撫摩掖視。崔覺稍甦。馳卒扶上馬。而歸。家人但恠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亦不悟。數日瘡愈。解其帕視之。乃古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食幡也。其物應手灰飛。方知是鬼耳。

宋陽樞密既死數日。夢與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歎。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碩米付縣令孫君。既拯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

宋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

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昔阿育王宮有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尅青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得此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廝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不久病終。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妙。右手常携。年滿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恠所以。往問夜奢羅漢。答言。此女先是王婢。掃糞壤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

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圍。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廬。飲以酒。無競三辭。復進以桃。無競恐佛其意。略取

其衣服。曰：以為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大火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焚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然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遂獲無咎。

昔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省。見其奇相。即為立字。字修越。那提婆。華言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深廣

八尺。汲用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如心即出。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

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方生

一女子。名修跋。那婆蘇波。華言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

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見之。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

賢士。如我女比。乃當嫁與。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後聞女家。時二

長者。各懷懽喜。求為婚姻。娶婦既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

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皆獲須陀洹。華

預佛還精舍。金天與婦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過去毗婆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因豪賢長者。見衆僧至。各競供養。時有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時。財寶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何其苦耶。爾時雖富。不遭斯等聖衆之僧。今既得值無錢供養。慘然而啼。婦見夫啼。而語壻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戲內。推覓錢寶。當用供養。夫如婦言。至故戲內。得一金錢。于時其婦有一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水中。以鏡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於時衆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遇疾命終。生忉利天。時貧人者。即此金天夫婦是也。

昔舍衛國。有豪貴長者。財富無量。唯無子息。夫婦每懷悵歎。禱祀求索。精誠款薦。婦生一男。端正希有。父母宗親。值時宴會。共相聚進。詣大江邊。飲食自娛。父母將與諸其會。所愛念此兒。從坐擔負。父負已竟。母復擔之。歡

娛自樂。臨到河邊。意卒散亂。執之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愛著傷懷。其兒福德。遂復不死。隨水沉浮。為一魚所吞。雖在魚腹。猶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無兒子。種種求索。因不能得。而被富家恒令一奴。捕生為業。值得吞小兒魚。剖腹得兒。施與大家。大家觀省。而自慶言。我家由來禱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拭乳哺。養之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得兒。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言是我兒。我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亡兒。竟無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君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評詳此事。卿二長者。各名此兒。今若與一。於理不可。更共供養。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之短。兒白二父母。我生已來。遭罹艱苦。墮水魚吞。垂死得濟。今我志意。欲得出家。

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往至佛所。求欲入道。佛言善來。頭疑自墮。即作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成阿羅漢。華言應供佛言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為說妙法。時有長者子。來至會中。聞說大法。施戒之福。生敬信心。受三自歸。及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世世受福。財寶無乏。長者子今重姓比丘是也。由其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

戒。墮水魚吞不能死。受三歸。故得羅漢果。

昔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婦。生一男。名曰金財。端正殊特。是兒手畏。父母驚怖。即開兩手。見二金錢在兒手中。歡喜收取。轉更續生。如是勤取。滿歲不盡。兒年長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即便聽之。往至佛所。剃除鬚髮。身著袈裟。臨壇受戒。於衆僧前。次第為禮。隨所禮處。兩手按地。皆有二金錢。受戒已竟。精勤脩習。得羅漢道。阿難問佛。此金錢比丘。先造何福。手捧金錢。佛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現於世。與諸衆僧。遊行國界。時諸長者。施設供養佛及弟子。時一貧人。取薪賣之時。得兩錢。見佛歡喜。即以兩

錢施佛及僧。貧人以兩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携金錢財寶。自然爾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恠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華言文飾所說

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日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曰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曰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昔者閻嶽華言靈鷲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其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脩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呪願上座不聽自為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

昔有三人共買術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分之事為不然時沙門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各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呪願命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共生羅閱國中各得豪富一人主山中採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為受前世布施之福

昔有一人在田耕蒔日已垂中家餉未至有一道人失路至其田所從乞中食耕人曰諾小願頃留待家餉至家餉來遲道人曰食既不至仍欲漱口耕人解其衣帶一訶梨勤果以與道人道人曰君心可感無以相報欲授五戒君能受不答曰弟子在俗五戒難全但受不殺後耕人命盡生國王世家世世為國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選擇族望聘以為婦後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相如是展轉取不可盡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覩已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生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稟性賢柔慈心孝順好喜惠施有從乞者伸其兩手有好金錢尋以施之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合掌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

默納受我供。時彼阿難佛弟子名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設供。當須財寶。於是小兒聞阿難語。尋伸兩手。金錢雨落。須臾積聚。佛勅阿難。汝可取此金錢寶物。營理餽膳。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營理飲食。供養訖。竟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阿難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植何種。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金錢。取已還生。值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遷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豎桴。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置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金錢。伸手而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祇陀太子。在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

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昔有天護商主。住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無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往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五年大會。請一萬八千比丘。皆阿羅漢。學人倍多。凡夫無數。即見上座。名阿婆陀。乃是凡夫。甚能精進。入僧伽藍。華言從。此作禮。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我為不端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少。剃除鬚髮。比丘尼猶言不端嚴。上座更喚年少。浣滌衣服。尼復至。僧伽藍。故言不端嚴。上座瞋曰。我已剃鬚髮。及浣滌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為端嚴。大德聞商主天護作獅子吼。五年大會。不答言。聞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眾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方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言。如來正法。可見觀者。無逾時節。大德可往那哆婆哆寺。就優波笈多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記。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波笈多出而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息。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即大歡喜。便自洗足。優波笈多。即教化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時優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心生歡喜。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答曰。姊妹力也。及五年大會。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座所說。而無有異。上座答言。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入海採寶。誓取滿舶。還闍浮提。華言勝洲時遇大風吹舶。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聚沙為塔。以珍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道路。言。尅後七日。有大水來。當汎汝舶。入闍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塔目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爾許多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生死無窮。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教。即為沙門。得阿羅漢道。

昔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相師觀之。白長者言。兒相殊特。生時有瑞應。誦為勒那提婆。華言寶天兒年長大。才藝博通。聞佛神聖。心懷渴仰。即辭父母。往詣佛所。而白佛言。願令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諸居士。共請眾僧。種種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散僧眾。發大誓願。好施貧人。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多饒財寶。衣食自然。今遇我世。得道果證。

昔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眾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眾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眾僧。婦乃與夫言論不已。適遇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

不憐憫婦兒。盡以施僧。大官問其夫。汝何不以供給婦兒。乃以施僧。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衆僧。大官元是優婆塞。華言清信士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勤苦得此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衆僧。衆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芽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沸疏。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族望。聘以為婦。生一女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有真珠鬘。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母。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鬘。因為立字。名曰真珠鬘。年漸長大。稟性賢善。慈憫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鬘。尋以施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沸疏有此好女。通致信命求索。珠鬘聞須達名。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哀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

要誓。必共出家。然後與被。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華。時女父母愛念女故。不能違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聞是語已。共相然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厭心。尋共相將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各獲道果。三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令此真珠鬘夫婦。宿植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鬘著頭。出家未久。獲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詳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衆生。時有長者。名阿沙羅。聞佛說法。化度衆生。而作是言。我當勸化城中民衆。為佛及僧。作般遮于瑟。華言五年作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道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瑟。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尋即問言。汝此珠鬘。為當與誰。婦答夫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解此珠。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來世莫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珠鬘。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得少白氎。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此以用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於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已足。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呪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著王衣。王問女曰。女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足滿十月。生一女。兒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覩已。問其父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答曰。此女生時。身被袈裟。因為立字。名迦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哀憐憫。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憇此女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迦尸孫陀利比丘尼。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有此袈裟著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迦那伽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歡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
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雖以祇洹精舍百千金錢布
施佛僧不足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賤減割針線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
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便然可即遣臣佐於
其城內擊鼓唱令語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眾人以備惠施於七日
頭乘大白象於四衢道頭街巷里陌處處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
布施或以衣服瓔珞金銀寶物種種鏤釧針線隨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
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氈規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
便問於其傍諸人彼須達長者多財饒寶無所乏少乃能見於地中伏藏
今何所乏乃復從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
勸化眾人欲共脩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
由我先世不布施故今若不施後世遂劇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
請佛及僧悉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氈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
後無所望我今貧苦曾當歸死寧捨此氈於牕牖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

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言汝今何故用衣布施
貧女答言我畏來世遂更貧劇以是之故持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狀
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服飾用施貧女貧女得已
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花報况將來世豈無報乎遂經數日貧女命終
生忉利天

昔旁耆羅私佛在世時有紡績者名績常紡微綫奉施如來因白佛言願
愍我故受此縷綫生攝受處以此善根於未來世得成如來能攝一切如
是日施一縷滿千五百由此福故十五拘胝華言億不墮惡趣百拘胝反為
轉輪王千拘胝反作天帝釋奉觀千拘胝佛又以香華衣服之屬供養如
來從是已後經一阿企耶劫出現於世證大菩提彌善攝受如來由施微
縷發心大故次第展轉成滿佛法當知由心不由於縷而說頌曰行施不
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為求無上勝菩提施微而獲求大果

昔天帝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袍行入城遊觀
值遇眾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眾僧

不亦快乎。即解珠璣布施僧衆同心呪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
忉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夙為貧人。曰持一訶梨
勒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
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聘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
嫉。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焦熱。不能燒害。母後煮肉。拘羅復索。母益瞋
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煮。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
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子。喜抱而
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鏊熱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
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
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我時
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乞求
菓菜。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衆僧。佛知誠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
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
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
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請州主。別後貧家。遂巨富。忘道人。囑遂請州主。主問
富曰。實而答。主即奪瓶。家轉窮弊。方憶道人。四出覓見。依實白言。道人
曰。故須此瓶。乞君一榼。盛以材石。賣詣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
瓶。主聞大怒。遣數十人欲來捉之。開出材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為此木
石打破頭額。復出千人。風勢所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
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
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
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即自念
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

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分著鉢。一分自食。為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時。彼緣覺悉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當服蘇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蘇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昔有長者名鳩留。不信今世後世善惡報應。與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國。絕食三日。前行遙見叢林。想是居家。到見有樹神。即為作禮。具說飢乏神。即舉手指端。自然出飲食甘水。與之。鳩留飽滿。大誦尖神。問何故。答曰。吾伴五百人。皆大飢渴。神令呼來。復與飲食。人馬皆足。鳩留問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時。作貧窮人。恒於城門摩鏡。有沙門出入。常喜指示分衛之處。及佛圖精舍。如是非一壽終生。此自然受福。無所乏短。長者心悟。乃大脩布施。日飯八千人。淘米之汁。流出城門。是以乘舟後

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華澤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眾超絕。其初生時。於虛空中。天神出現。遂自然有一大幡。遍覆城上。父母見之。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眾超絕。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求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出家得道。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華言聞物也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瀝。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之。所棄

瀝。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成辟支佛。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昧象。其王奉事異道。王忽一日。發其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着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曰。此纔足作舍。復當取婦。懼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問。何以。答言。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夫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其恠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來乞丐。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遂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已。今真欲規圖。徒自勤苦。不如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奉教於

是梵志現佛光相。踊住空中。為說偈言。雖得積珍寶。崇高至于天。如是滿世間。不如見道迹。不善像如善。愛而似無愛。以苦為樂。像狂夫之所厭。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羣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昔有人大富而慳。其婦好佛法。欲施不敢。塔臨入海。先以鐵蒺藜三重繞舍。婦礙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諸鐵閤變成鵝毛。取絹一匹。寄人施佛。佛受呪願。夫與五百伴共在海中。他皆為鬼所啖。唯留其夫。諸鬼相語曰。是人有婦事佛。不可近也。伴侶死盡。獨得寶還。問婦何事。婦具告之。二人歡喜。即布施佛僧。設會。遂得道果。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謔言。

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侍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脩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拔提。為他守園。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樵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言。汝今若能持此樵木。用與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語。心懷歡喜。即便以木授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後來。共詣祇桓。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隨。遂到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樵木。奉施世尊。世尊

受已。挿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樵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茂盛。團圓可愛。如尼拘陀樹。華言無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眾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樵木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出五色光。透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目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樵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樵木。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家後身得成辟支佛。誦曰。離垢。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咲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珍寶。不可稱數。佛與阿難。街里分衛。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歡喜。請佛入座。以氈毼布地。食器皆以金銀。佛言。此人前生。值飢餓世。家中窮乏。唯採諸菜。用自繫命。作羹適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已分與之。

讓母令食。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不食。唯恨家貧。無好供養。緣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當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教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回緣。今重相值。父母兒子大小。一時皆持五戒。命終生天。受福無量。今日值佛。皆得羅漢。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

唐元和八年。法師智警。與辨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者。宿閱警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眾。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眾。警如其教。炊米散郊外。感鳥大集。搏飯。警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警往鄴城。開講座。下有眾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昔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坐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自

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華言嚴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眾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遇眾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悅。即舉瓶酪。布施眾僧。眾僧祝願。益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豪貴尊榮。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瘥。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眾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眾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回緣。斯生端正。金色晃晃。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速得應真。

晉豫章金公。世居西山金田。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峯几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

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弟恐此地。不足以凌君耳。君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况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取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王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惠施。多立功德。貧窮患難。皆得其濟。每遇善事。靡不力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今在南宫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岳中。以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返形。升朱宮受化。

宋杭州蔣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樂賑施。每秋成。糴穀預儲。貴賤糶如元價。歲歉。或捐以與飢者。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里人相與塑其像。以報仁心。所趨靈應。如響。祈卜者。肩相摩。咸淳初。賜

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孚順孚應孚祐侯。

晉焦光字孝然河東太原人也。在世已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令人狀如煮芋也。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為設食。光便坐食亦不與語。若人不見其往時仍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結草菴於河邊衣弊即於市中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常單衣野火燒其菴人往視之見光如故在菴不動。火過去庵盡光徐徐起衣服不焦灼。又更作庵而忽大雪沒人馬。人屋都壞村人往視之不見光所在。疑是庵壓死。乃共抄舉索之。見光卧於雪下甚有溫顏了無寒色。人知其異欲從學道。光曰我且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曰我本神仙以仙功少布施之德故來世間償其願也。言訖不知所之云。

漢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初呂后攝政探抗跡終南山居樓觀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年三十六常誦道德經多行賑惠感仙人趙先生托以

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不已而欣然拯之。乃密告之曰我試子耳子可教也。遂授黃庭內景之訣及諸仙所授秘道。漢武元朔六年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為太極真人矣。

宋石元朴桐川人。辭家來向曲山結庵於山下路傍。每以草履施人。又以藥濟人。一旦感鍾呂二仙授以雙仙透風丹并飛步丸等藥方。元朴愈加救濟之心。施藥不息。後遇曹甲楊仙人授以至道仙化而去。

漢陰長生者新野人也。陰皇后之宗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樂施好道。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禪履之勞。久而明生不教之以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田

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息同時往事。明生者十二人。皆然。恚婦去。獨長生不去。禮敬彌肅。明生乃告之曰子真是得道者。乃將長生入天

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軟血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別去。長生得金丹。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無問識與不識也。周行天下。與妻相隨。舉門皆壽而不老。後於平都山中白日

昇天。

唐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脣綠脉，形狀異常。幼穎悟，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具仁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糴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乃居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為金線石。後曰：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乃高宗儀鳳三年正月也。後其地名羅家山，鄉人為立祠焉。

唐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僖宗乾符二年，黃巢陷鄂州，沿江驚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携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飢，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飢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峰下，廬江之陽。

也。一日有道者，蓬頭披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久之曰：把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同到後院，遂相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錄，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猶多，骨肉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接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闕，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端鶴環繞，所止。德本遂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唐韋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毛氈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

常以一黑犬同行。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得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為藥王。朕後忽謂請藥者曰。吾本上仙。為有敬謹。生於異域。今以施藥濟人功行。已足當歸天上。遂叱其犬化為黑龍。乘之冲天而去。開元二十五年也。

唐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明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僊制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虫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昇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世。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一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采藥人至深山中。見一圓冠紫袍。相揖曰。我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

此當絕迹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非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由此遠往世俗。乃於聖治峯下為室。修道精勤。苦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昔夷道縣。向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多畜水與之。有一女子。孤窮藍縷。無以貿易。忽有乞食人。衣破貌醜。瘡痍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此女子獨加哀憐。分飯飼之。乞食人曰。我感汝行善。欲思相報。汝欲何須。女荅曰。何息可報。今須之物。非君能得。乞人曰。任汝所須。曰。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下書刀。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湧出。迺便辭去。忽然不見。

昔鄞江二客者。容狀皆如三十許人。棲蓬旅。共有一石碩。切紅時以藥石救民疾苦。立効。或以錢酬之。一無所取。日於市中乞丐。所得沽酒。共飲。十餘年。冬夏衣單。一日自相謂曰。我二人有微謹。久請居施藥之功已相與於東渡橋中流之上。投身江中。

水立波上。振衣相與而去。旅舍視其
者驗是越王鑄也。

有古鐵

大明仁孝皇后勸

書卷之十二

